

《AI 时代十大生存策略》之一：AI 和成长

万维钢今天晚上我和罗振宇老师在北京直播发布了《AI 时代十大生存策略》。以下是这些策略更详尽的版本，我们专栏会在本周分五期发表。

1.关于 AI：先试着用 AI 替代你自己。去探索 AI 的边界，把你工作中的所有事，都用 AI 先做一遍。

我在美国接触的主要都是硅谷的人，那真是人人都在谈论 AI，而且人人都用过 AI。其中很多人是 AI 的研发者，或者正在用 AI 创业，而且有的人已经从中赚到了钱。所以我认为 AI 是真正的产业革命。

我上周在上海参加了一个国际学术会议，AI 是那个会议的主题之一。会议本身质量很高，与会者在各自的领域都很厉害。大家几乎都谈论了 AI。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两个外国学者做的报告，完全是讲 AI 的，但完全是至少十年前的东西，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说是只字未提！其中一个报告认为 AI 将在“2062 年”改变世界。我一边听一边在心里呐喊：难道不应该是 2026 年吗？

后来我才想明白，他那个 PPT 应该是 2012 年做的 —— 他长效乐观地预测自己的行业会在*五十年*后改变世界。而你要知道我们以前搞受控核聚变，明知道很难搞，也一般会给个*三十年*的承诺。

看来 AI 革命还没有全面展开。但你从这个会议也能看出来，中国其实还算好的。中国懂 AI 的人虽然不如美国多，但比其他国家多多了，绝对是世界第二大 AI 强国。

但既然是科技革命，那就是哪怕你不知道、不理解或者不喜欢，你还是会从中受益。比如我在那个会上遇到一位来自欧洲的哲学教授，私下聊天中，他说他的立场是 AI 应该被彻底禁止！因为他认为 AI 是个 “bullshitter”，也就是只会胡说八道的东西。但就是这位老兄，旁听了我们两天后的一场纯中文的 AI 思想碰撞会，而他之所以能听懂那个会议是因为主办者给他买了个 AI 翻译耳机。

自己用着 AI，同时主张禁止 AI，大概只有哲学家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

面对 AI，我们曾经判断体力劳动比办公室工作更安全一点 —— 但现实是自动驾驶出租车早已上路，自动送货机器人整装待发，家庭服务机器人曙光在前，医疗护理机器人不只是梦。我们最好老实地假定，所有 “工具性” 的劳动都有可能被 AI 取代 —— 而且*应该*被 AI 取代。

所以局面已经非常紧迫。仅仅停留在跟 AI 聊聊天、让 AI 画个画玩玩那个层面是不行的，你最好能严肃地参与。

我们提出的策略是先试着用 AI 替代你自己。去探索 AI 的边界，把你工作中所有的事，都用 AI 先做一遍。

一开始，你会严重低估 AI。比如你要写个调查报告，直接给 AI 一个题目让他写，他写得肯定很差。但你不能说一句“你看 AI 不行吧”就完事，你需要帮他改进工作。

最重要的方法是把你的工作分解成若干个决策步骤，一步一步各自交给 AI 去做，你结合 AI 做的结果分别决策。比如写报告可以分四步 ——

第一步是充分理解问题，确定调研方向。这可以通过跟 AI 对话完成，它会给你启发，帮你查缺补漏。

第二步是搜集相关资料。有了第一步中你的现场决策，第二步才有意义。这一步几乎可以完全交给 AI，Perplexity 是个非常好的工具，它甚至对第一步也做得很好。AI 不但应该给你提供相关信息，而且应该帮你整理好摘要，供你取舍。

第三步是形成逻辑大纲。这里你应该发挥更多的主动性。

第四步是形成报告。有了第三步的大纲，第四步可以让 AI 分段写，你从中协调。

这样做下来，结果不但比 AI 独自做得好，而且应该比你自己做得好。在此过程中你需要做很多协调和调试，你需要摸索着掌握各种调教 AI 的技巧，比如让 AI 扮演不同的角色，从多个角度考虑问题，甚至定制你常用的「智能体」。

这会让你做自己原本的工作做得又快又好 —— 而因为你本人高度参与，你确保了自己不会被 AI 替代。但因为你的效率大大提高了，你和 AI 这个组合可能替代掉了几个同事。

大多数人还在观望，而我听说有个社会科学方面的教授，借助 AI，一年发了三十篇 C 刊论文。这就是拐点时刻的样子：先下手的人有巨大的发挥余地。

这个要点是，「AI 能不能做 X」，是一句有着巨大的灰度空间的话，现在那里是一个动态的边界线：你应该去推那条线，而不要等着被那条线推过。

2.关于成长：有个自己的“秘密项目”，做个 maker，持续创造，才是这个时代的成长策略。

AI 时代，学知识好像没啥用了，该工作、该创业还是该自由职业，必须由个人根据自身的特点和特定环境决定。但我认为无论什么状况，这个时代好的成长策略，都必须是让你能独自主持一项工作。

科研领域有个角色叫「Principal Investigator」，可以勉强的翻译成“主要调查者”，但没有人这么说话，一般都是跟美国一样，直接说英文缩写，叫「PI」。PI 是科研团队的负责人。但他不是对人负责，而是对任务负责。

科研经费来了，是都划到 PI 的名下。然后 PI 用这笔钱去招兵买马，能招几个博士后，大家怎么分工，都是 PI 说了算。PI 决定研究的方向和方法，随时协调和审核各个成员的工作，并且在最后为研究结果负责。业界人士看论文都是先看 PI 是谁，将来政府部门要对项目考核，考核的也是 PI。

我觉得 PI 负责制是一个特别好的制度。PI 不是一个职称，也不仅仅是一个分工，而是一个临时项目的总负责人。它相当于探险队的队长，社团的带头大哥，手术室里的主刀医生，专案组的组长和电影的导演。事情总的来说是 PI 做成的，其他人在一定程度上是接受 PI 调用的工具。

传统上，人们经受职业训练都是学着扮演一个特定角色，而不是学怎么做 PI。掌握一项具体的技能当然可以给团队贡献一份力量，但 PI 思维是反方向的：是我需要什么技能就去调用什么技能，甚至临时去学习什么技能。

AI 时代，最能被放大的职场人将是 PI。

比如现在有个看法认为程序员和产品经理应该合并。可能有的程序员比产品经理收入高，但工作的逻辑链条一定是产品经理指挥程序员：产品经理是 PI，是有决策权并且承担决策责任的人。AI 接管了程序员的相当一部分工作，这对产品经理来说简直太好了，因为调用 AI 比调用程序员方便太多了。程序员的对策，则是学一点产品经理的塑造和调用思维，向上争取做自己的项目，向下尽量多用 AI 干活儿。

AI 永远都不会取代 PI，因为它既没有人的主动意识，也无法承担失败责任。但 AI 可以通过扮演团队中很多成员的角色，来支持 PI。

我认为未来会有更多的 PI，每个人领着一两个人加一大堆 AI 工具，就能做一个很大的项目。现成的 AI 工具已经能让你做个「一人创业企业家 (Solopreneur)」。

✱

当然现在还没有很多工作机会能让每个人都成为 PI，但是我们立即就可以主持一个项目。

我们的策略是有个自己的“秘密项目”，做个 maker，设法创造一个什么东西。

「秘密项目」是我们专栏以前发明的说法，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在业余时间搞一个自己的秘密项目，就好像刘慈欣上班摸鱼写小说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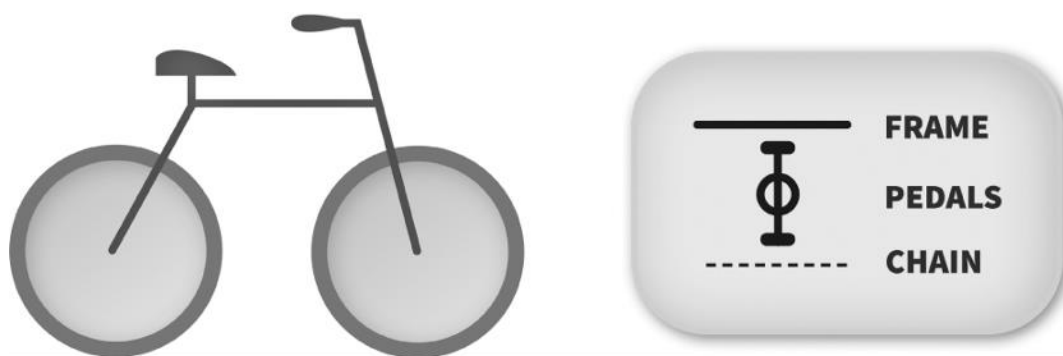
如果你在上班，可以在家里搞这么一个项目；或者如果你在上学，你是否自己做成过一个什么东西；如果你是老师，你能不能把一部分课程考核改成让学生动手做个项目。这个项目必须做出来一个东西：一个应用软件，一本书，一部短片，一件服装，什么东西都可以。

你对这个东西的要求应该是，除你之外，至少还有一个人很愿意用它。这会让你很有成就感。

我今年的秘密项目是在 OpenAI 的应用商店做了几个 GPTs。现在已经有几千人用过，而且我自己几乎每天都用。我的感触是做一个通用小工具出来让人能用，似乎比写篇文章让人读更有成就感。

有人愿意用，这就对你提出了一种检验，让你必须达到某种标准。这个秘密项目会检验你之前学的是真技能还是假套路，是知识还是“知识点”。应对考试容易，直面真实世界你必须有真功夫。

有个效应叫「解释深度错觉 (The Illusion of Explanatory Depth)」，意思是你以为你理解的东西，其实往往你并不真的理解：只要让你稍微多解释一步你就露馅了。比如你知道自行车是什么样的吗？请看下面这张图，你知道脚蹬子和车链子应该画在哪里吗？



可能你原本以为自己知道，上手一画才意识到自己不知道。做个 Maker 能让你克服这种解释深度幻觉。

秘密项目能让你知道你懂的有多少 —— 但更重要的是，它能让你知道，你可以知道的有多少。这里缺个啥那里差个啥，这个去哪弄那个跟谁学，你只要见招拆招现学现用，很快就能掌握一系列真技能。

如果项目足够大，你就不得不请朋友帮忙、调用现成的工具，寻找对某个步骤的现成解决方案。这些都是「调用力」。调用力是对工具的领导力。

哪怕你一开始，只是模仿别人的项目，只有能从头到尾把它真做下来，克服现场所有的困难，掌握所有的环节，这也很好。

哪怕是做个木匠活儿都行。你最起码可以做两个板凳送人。你有一种强烈的“给世界添砖加瓦”之感。

自行车问题的正确答案：

